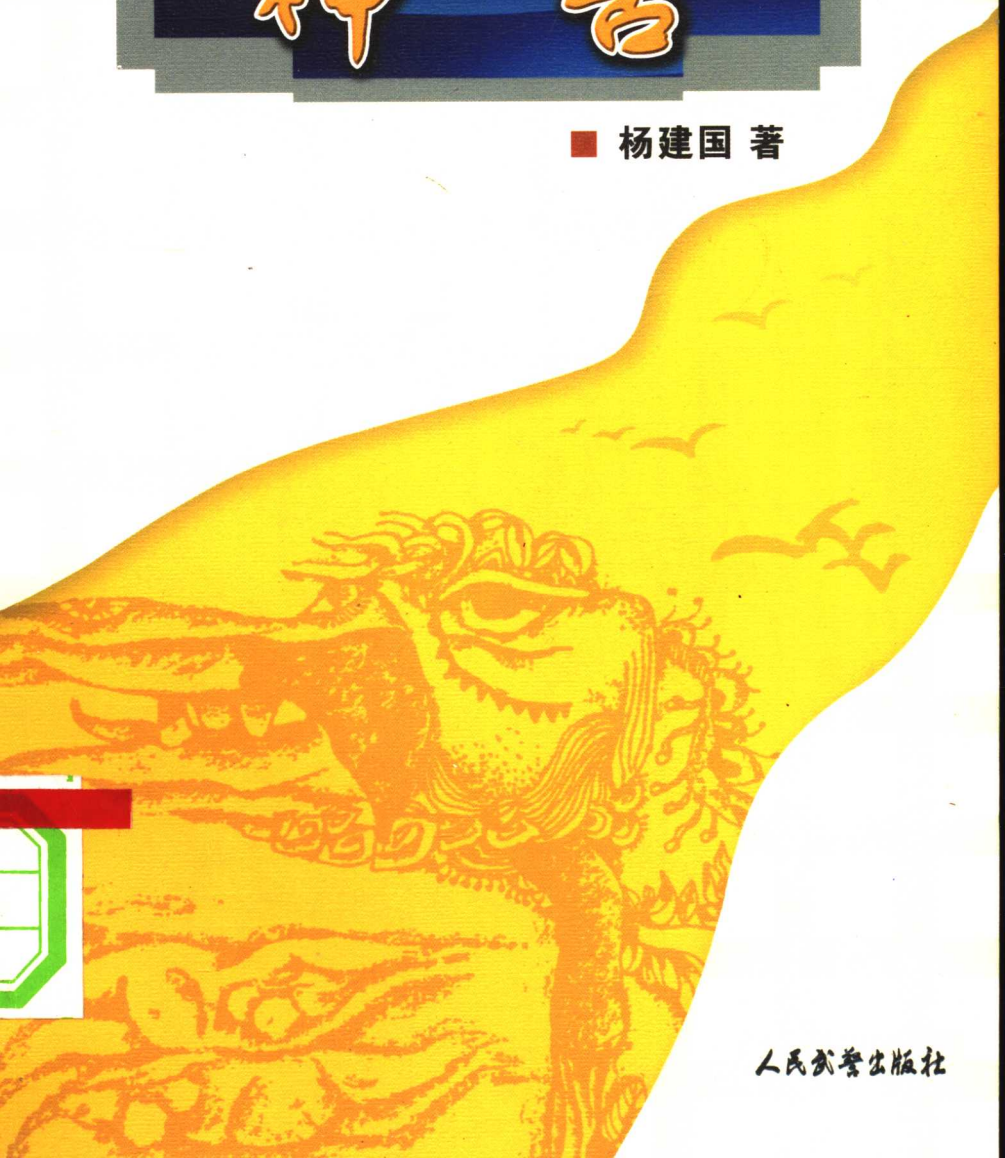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神 罟

■ 杨建国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橄榄绿文库丛书·长篇小说

神 罟

杨建国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4·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罟 / 杨建国 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176-110-3

I. 神...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9947 号

书名: 神罟

作者: 杨建国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10008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警部队印刷厂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0.25

印数: 1-8000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110-3 / I·036

定价: 22.00 元

第一章

“砰！砰！砰——”密林深处的石圪塔上方响起了炸耳的连珠撼天雷。邹老山倏心一惊：狗日的，净出稀奇！这天道也反常，五月六月流清水，咋响起了串串崩心碎骨的磨盘雷？不，不对！不是天雷，是枪声！山外来人了，狗日的狗崽子们在下黑手！邹老山倏撩起火铳，攀藤附葛，援壁踏岩，朝石圪塔蹿过去。

很快，血腥的一幕出现在邹老山倏眼前：林中飞扬着金黄色丝绒，桎桎杈杈飘落下星星点点的温热血雨，一丝一丝溅落到脸上。“断臂，谁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抢了你的小崽娃？畜生，不通山性的禽兽！”邹三星大骂。望着树上满身血污、呜哇号叫、四爪乱弹的断臂，邹三星诅咒偷猎金丝猴的恶棍。这无异于戳他的心窝子！他伤心地望着紫杉树上叫声凄惨的雌猴，七窍生烟，怒不可遏，额头上的青筋一根一根暴突出来，串串老泪从眼眶中流下。他自责地喷了一口粗气，可他要等受害的断臂安静下来才能救它的性命。

“唔，唔，唔！”邹老山倏冲天上正逆风抖翅的鹞隼呼唤了

一声，声音舒缓悠长。鹧鸪滑翔到石圪塄，平稳地降落到邹老山馆臂膀上的套袖上。他挺身凝睛，说：“快点儿回去报个信，让小莲子带廖若品和他的大军（武警）进山来。”又从怀里摸索出一块皱巴巴的牛皮纸，蘸着地上猩红的猴血涂画着，然后，用长长的金丝猴毛把牛皮纸绑裹在鹧鸪的腿上，把鹧鸪抛向空中，说：“去吧！”

鹧鸪伸展翅膀缓缓升空，朝着野猪坪的方向疾速飞去。

鹧鸪飞抵野猪坪，在半空中滑翔、盘旋了一阵子，鸣叫着，很快，尾巴展开成扇子形，拍打着翅膀，坠如电疾如风地径直往邹三星的垛子房顶落下去，稳稳地降落在春米的榆木碓子上，剪刀似的尾巴撒欢儿似的上下抖动，喙里咕噜咕噜发出撒娇般的欢快的叫声，一双朱砂眼滴溜溜地望着邹木莲。

“妈，伯来信了。”木莲边往家里跑，边喊着母亲。

正埋头铡猪草的母亲头也不抬，没好声地道：“酒又抿光了，老不死的酒鬼！”

“不是的。”木莲从鹧鸪爪上解下牛皮纸。

“烟叶子又巴叽完了啰，大烟鬼！”理猪草的妈问。

“老嚼我伯的过，才不是呢，山上有人打猴娃子。”

“哪个短阳寿的吃了豹子胆？还有人敢打猴娃子的主意？那可是我们的山神哟。”

“敬它是神，不敬它是猴。”

母亲一脸惶恐，手里的活计停顿下来，抬起头不安地望着女儿，问：“不要命了？”

“哪个知道要不要命，妈，怎么个办法哩？”女儿用同样的眼色焦虑不安地望着母亲。

“你快点儿去告诉老支书，让他拿个法子出来。”

“我这就去。”

木莲从屋檐下的柴垛子上的簸箕里抓了一把散碎玉米给鹧

隼吃，边撒边跑，玉米落了一地。

老支书是野猪坪方圆几十里的耆老，辈分高，有主见，很有威望。土改时二十啷当岁，年轻，劲儿足，领着县里的武装中队在深山老林里没日没夜地捉土匪和棒老二，平定了山里的匪患匪祸；农业社时，又带着坪里的人火耕水耨开荒垦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颗汗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风风雨雨几十年。虽说现在山场田地实行联产承包，各家各户忙碌自己的农活家务，可坪子里有什么大事小事，还是找老支书拿法子，他也乐意伸头，东家西家跑前跑后。虽然儿孙满堂，还是闲不住，没事儿就在山地里拾掇。木莲在寨子里找不到老支书，便到他家承包的山场地界找寻。远远地，木莲看到老支书在冬火烧过的麦子里正在用锄头为套种的玉米秧薅草。齐腰高的玉米秆子又粗又壮，绿油油的叶子衬托着沉甸甸的穗尖嫩黄的须缨，格外妖娆。地头红苞谷的天花粉在山地里随风飘浮飞飏，像一片轻烟。

老支书口中还哼唱着薅草歌：“初二十八二十八，新来的媳妇回娘家，背上背着胖娃娃，怀里抱着大金瓜；天上落雨地下滑，摔了一个仰八叉，金瓜吧嗒往下滚，娃娃吧嗒往上爬，山高路远回娘家，一心想见伯和妈，呀咿呀咿哎嗨……”唱得抑扬顿挫，长音短调。

邹木莲一旁听了一阵，暗自发笑：一大把年纪，背地里唱这些年轻伢唱的快歌快调，好个老没正派的支书！人老心不老，老牛啃嫩草！远远地就冲他喊道：“支书老爹，歇息一会儿，吃颗烟叶子，红苞谷的天花出得好齐整呢！”

“哦，歇会儿。木莲呀，火烧火燎地大老远颠来，不是专门夸我地里的红苞谷天花出没出齐整，是不是要请我喝酒哇？”支书用耨锄把撑住自己干瘪的下巴壳。

“酒？”

“喜酒哇！小莲子，舍不得？”

“喜酒！”木莲的心头犹如小兔乱撞，脸臊得一下红到脖子根儿，她知道老支书话里有话，说：“我家里有酿酒剩下的黄米糟糟子，摆了好几缸哩，怕只怕伤了您老的胃哟。”

“黄米糟糟子留着喂山上的邹老猴子。”老支书占了木莲的香羸，握着榜锄把乐得直笑。

“您不怕酒喝多了损了您的阳寿，要我为您拿哭丧棍棍？”

“嗨！小木莲会夸驳（挖苦、反驳之意）人了喔。咒我？阎王老爷不要我的哟。”

“跟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巫婆、马脚）扮假神。”

“咦！”老支书惊讶得大舌头挤落不下，说：“我是哪样的一号子角色，什么时候成了巫婆、神汉？”老支书快人快语。

“谁叫您夸驳的呢。”

老支书咂巴了一下嘴：“想喝你娃子的一杯陈年地封子酒，倒落了个巫婆、神汉的坏名号，咳！不称算。”

“您老寿长，我家的地封子酒有的您老喝的品的哩。”

“妹娃子的嘴巴好甜，喝了蜜蜂酒似的。找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什么事？”

“我的伯从山里传来凶信，里头岭子上有好几个偷猴娃的贼在逮金丝猴娃，您看他们还有火铳枪呢。我妈叫我找您讨个法儿。”

老支书望着牛皮纸，说道：“邹老星枪法好，画也画得不赖。遭天谴的瘟神棒老二又出来祸害人了！这可是头等的大事情，得赶紧报告政府。”老支书顿了顿，忧虑地望着——山高过一山、雾气岚烟、浓林如墨的大山深处，又说道：“你娃脚力好，快点上松柏镇给大军报个信，请廖班长快点儿带兵来，进山里头把敢犯律条的歹人薅出来，定个死罪。屋里头大小事我支应着。”

“好，我收拾一下就下山。”邹木莲小蛮腰一拧，转身朝家中跑去。

豌豆八哥在山林间周而复始地唱着：“阿公阿婆，割麦插禾……阿公阿婆，割麦插禾……”

木莲要下山，慈善的母亲忙着为女儿准备好一应物什，在青竹背篓里装上冬菇、野蔷薇果干、瓦栗子、核桃、新鲜扫帚笋、野山楂等等，另外还有一罐子蜂蜜、打春的开窝蛋、明前笋尖茶，每一物件都用包袱包上，末了又急急地掂了几个焦黄软嫩的玉米团子，供木莲路上充饥。母亲把木莲拉到石坨礅上坐下，从上到下打扮起心爱的宝贝女儿：套上羊皮夹袄，下身加了条葱绿色印花夹布裤，腰间里系了一条赭色柔软扣、缀着几朵黄白相间的腊梅花的麂皮围裙，脚上穿了一双涂过柿油的猪皮高腰靴子，又暖和又能爬坡，细窄紧俏的腰身把她的青春美丽全都衬托出来了。

“妈，您把我弄成了什么样子？成了一个女妖精了。怪难为情的。”木莲疾首蹙额，有些撒娇地说道。

“瞧你这个肋臑样子，头发蓬髭髭、乱糟糟的，就不晓得拾掇自己，冻着、饿着还回得来？”

“就不回来，就不回来。”

“巴不得，不回来我还省心。”

“妈……”木莲撅起嘴唇，以示抗议。

母亲不理睬女儿的娇气、憨蛮，从屋子里拿出梳子、篦子和润发用的菜籽油，散开木莲的辫子，修剪眉穗儿，替木莲精心梳妆。“头发都粘成了团，就晓得疯、野，不长虱子才怪，看谁还敢要你？”

“我才不稀罕谁要我呢！”

“和你伯一样的犟巴佬，干脆上山给你伯作伴去，省得我劳神费力伺候你这个小祖宗。”母亲调匀稠蜜，轻轻揉在木莲

的颧骨上。

“好，回来我就上山去。”

母亲端详了一下木莲的头饰，在小碟里的乌黄线饼上蘸了点晶亮的菜籽油，在手心里磨了磨，均匀地揉在木莲的头上。木莲的头发立马有了一种浅浅的迷人的乌黑光泽，和一种淡淡的油菜籽的清香。木莲经过母亲的调配显得光彩照人。

最后，母亲又把一块绣着喜鹊噪梅的青色头帕系在木莲的头上，满意地上下打量着女儿，说：“见着人家廖班长，说话和气一些，万事听他的调派。”

“晓得。”

“走路莫走毛狗路。”

“毛狗路好走，就走咧。”

“快去快回，山妖害人。”

“妖精害人，不回来。”

“肇事的妮子，小心毛人（野人）逮了你去！”

“逮了去才好呢！给您带几个小毛人回来。”

“看我不撕烂你这张乌鸦嘴。”

“您撕，您撕。”木莲噘着小嘴，嘴唇像涂过柿子油一样——鲜润、红亮，唇纹分明。

背上背篓，拿起细篾斗笠，木莲在母亲唠唠叨叨的叮嘱声中上了路。

松柏镇是神农架林区政府机关所在地，依山而筑，石头山、石头屋、青石街，名副其实的石头城。古时，相对而立的送郎山、青杨山，两道山梁对峙延伸几十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撮箕形山谷，形似狮子背和象鼻子，始称狮象坪。这里地形奇异，景物迥然，西入巴蜀，南出荆楚，东接襄豫，北承房郧，五里长街，店铺稠密。送郎山、青杨山上，松树、柏树葱

葱郁郁、芊芊绵绵，油脂四溢，沁人肺腑。舞文弄墨的文人又把狮象坪改叫松香坪。公元1972年，神农架林区政府机关从木鱼镇搬迁到松香坪，正式定名为松柏镇。林区武警中队的营盘在送郎山下、青杨河边的山丘石壑里。经过几茬官兵肩挑背扛，初具规模。褐色的石头院，褐色的石头墙，褐色的砂石场地，场地周匝有两排青翠油绿的珙桐树，一栋三层青石垒筑起来的营房，整洁、巍峨。中队长叫廖若品，三十好几，一身筋肌疙瘩，战士们背地里送给他一个绰号：矮矬子。矬子虽矮，却是这座石头营盘里边主事儿的兵头头，盘兵练兵，号令如山。

通信员唐映泉是今年的新兵，晌午饭后，照例手脚麻利地把中队长的破旧竹靠椅安放在走廊上，好让队长中午烙烧饼。

廖若品觉得近些时日特别累，新兵下中队，骨干调整，勤务编班，准备床板，一件件，一桩桩，忙昏了头，眼皮子也莫明其妙地跳得厉害。睡觉老睡不踏实，不该是儿娃子在幼儿园闯了祸，还是山里头要出啥事端？廖若品披裹着大衣，心事重重，从荷包里掏出钥匙，用指甲钳子抵近下巴，拔掉新近长出来的胡髭茬，将拔出来的胡髭茬成一行横队整齐地摆放在扶手上。他收起钥匙，看了眼扶手，解散，顺手抹掉胡髭，翘起胯骨拧了两拧，和衣而卧。阳光一晒，躺椅里匿身的嗜血臭虫探头探脑地钻了出来，廖若品觉得身上痒，后背左磨一盘，右磨一盘，破竹椅在他敦实的身下吱吱乱响。

叭浏子（蝉）在林中一长一短地交替鸣叫，山鸣谷应，聒噪得人心烦。

送郎山上的云聚集到石头城上。午时雨渐渐地落下，湿透了操场。山那边的阳光透过雨幕射在二楼走廊上，廖若品觉得身上暖洋洋的。

木莲心中装着急事，两腋生风，脚板儿打着后脑勺子，一

路铆足了劲儿翻山越岭，到林区武警中队已是第二天晌午。雨已近尾声，细丝如麻。营房门口青石垒就的岗楼里有一位拿枪的二十来岁的年轻哨兵，哨兵脚下的青石条上躺着一条杂毛大狼狗，狼狗闻到生人的味道蹿起身来，瞪着浑圆的眼珠子，龇牙咧嘴，冲着木莲汪汪地叫唤。

哨兵踹了狼狗一脚：“有我在这里，轮不上你这个狗东西瞎叫唤！”大狼狗悻悻地躺下。“站住！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往里面硬闯，又不是你家的白菜地，想进就进？我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找哪一个？”当值哨兵铁拐孙威严十足地拦住了木莲，手里的枪拐杖一样杵在地上，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木莲斜了哨兵一眼：“我认不得你。”又盯着地上正在换毛的大狼狗。大狼狗把头贴在光亮的石头上，朝天的眼珠睁了睁，翻了个身，用另一只眼盯着邹木莲。伯说过，叫的狗子不咬，咬人的狗子不叫。眼前这个狼不像狼、狗不像狗的东西，不知道咬人不？木莲的心中有些发毛。

“认不得才不让你进，号子里面关的可都不是什么好人。快回答我的问题。”

“审罪不成？”邹木莲瞭了哨兵一眼。

“嘿嘿，我知道你是哪路来的神仙？”

“从山里来，到你这里落脚，找廖大哥。”木莲用斗笠扇着风答道。

“哪个廖大哥？”

“就是那个廖班长嘛。”

“廖班长，没有这人嘛，只有一个廖队长。”

“廖队长，他管起种地的事来了？”

“种地？他不管种地，只管种人。”

木莲面露愠色，说：“你拐。”

“算你说对了，我怎么就拐，拐在哪里？你怎么就晓得我好拐。”哨兵不依不饶，横竖不让进门。

“拐在心里头，见了你们的廖班长看我不告你的状才怪。”邹木莲气鼓鼓地双脚跺地。

“铁拐孙，大中午的，你在下面咋呼个啥？吵人休息。”裹着大衣在二楼走廊上晒太阳的廖若品正在梦中追月，春秋大梦被吵闹声惊走，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欠着身子生气地问道。

“队长，从山里面来了个姑娘……呸，好看的女娃娃咧，说要找您，是找您。”哨兵的声音有点儿大，大得发颤。

廖若品伸出头，看了一眼，惊讶地喊了声：“呦！木莲，怎么是你！”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丫头出落成美丽的大闺女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虽然几年未曾见面，木莲清秀的面相他还是记得很深、很牢靠的，有时竟在睡梦中把木莲和榴榴混搅成一个人。他快步跑下楼，两条孔武有力的短腿如棒槌，脚步震动得楼梯咚咚作响。难怪眼皮子跳得凶，原来有远客造访。他冲着叫“铁拐孙”的哨兵瞪了一眼，说：“好个铁拐孙，瞎咧咧，邪乎个啥？咋不让客人进来？”不等哨兵回答，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握住邹木莲的手，用劲儿地摇，又用心疼的语气对行色匆匆的邹木莲说：“看你累的，眼圈都快变黑了，一宿没合眼吧？没浇上午时的雨吧？来，我来替你背。”

“你捏疼了我咧。”木莲抽回手，出娘胎还是第一次被人用劲儿握手，有种怪怪的感觉从心尖掠过。

看到眼前青春逼人的邹木莲，廖若品感觉到脸竟有些微微发烧，手忙脚乱，浑身不自在。木莲双鬓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油菜花香，沁入肺腑。眼皮儿不是双层，好像是四层，叠罗汉花一样变化着，白眼珠儿鸭蛋青样，荡漾着一泓秋水。

木莲将低下的头微微抬起，一双大而睫长的水灵灵的黑眼睛往上睃了廖若品一眼，是他！还是那张圆盘大脸，宽而黑的

眉毛，厚而阔的耳垂，只不过身个儿比几年前长敦实了，长黑了，下巴壳有了一层胡髭茬，那时没有。也不找个剃头匠好好修修脸面！邹木莲很快垂下眼帘，她闻到一种男性特有的汗味儿和呛人的烟草味儿混合而成的味道，是从眼前这个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几年前可没的这种味道。她用肩一耸背后的青竹背篓，丰满的前胸微微挺起，说：“廖班长，廖大哥，我背得动，不劳你的驾。”

木莲声音悦耳，带着一丝山野气，她只把手中装吃食的筐篮递给了伸着手的廖若品。

趴在条石上贪凉的大狼狗似乎缓过精气神来，弓起腰身，伸了个懒腰，脖子上竖起的狗毛平铺下来，轻快地跑上前来，讨好地嗅嗅邹木莲的裤脚，献媚般地摇动尾巴，牙巴腮里的涎水流了一地，媚态十足。

“别怕，这条狼狗叫来福，是我们在山里头巡逻时捡到的，不常咬人。”廖若品边走边介绍。

“不常咬人，那就是咬人啰？”木莲口舌不饶人，步步紧逼。

“咬坏人，不咬好人。”

“您是说我是坏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稀客，请都请不到。”在花枝招展的大姑娘面前摆龙门阵，廖若品显得有些笨口笨舌，脸皮子琢磨不开。他极快地瞥了瞥木莲耸立的好似两座高高的岩架的胸脯，心莫名其妙地一动。德性！他暗自骂了自己一句，没吃狗肉，发个鬼的臊？

“淋了雨了吧？”没话找话，他问。

“还好，我撑着雨头走的。”木莲语言轻快，眼神柔和。

廖若品陪着木莲上了二楼会客室，他的宿舍里新来的指导员陆镒明正在午休，他不愿搅扰人家，而且，待看见一个大辫

子姑娘，肯定又是没完没了地盘问。他冲隔壁房间喊：“通信员，唉！叫你呐，唐映泉，只知道憨睡，有客人来，过来倒杯水。来，快放下背篓歇息一下。”他从寝室拿出毛巾，过了一下水，拧干递给木莲：“快揩揩，潮出汗了吧？这里的温度比你们那里高出好几度。”他车转过头催通信员：“年纪轻轻的，就知道睡。”

通信员唐映泉睡眼惺忪地走进来。

“到炊事班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没有，就叫炊事班的乐育文下面条。别磨磨蹭蹭的，没有面条就炒碗油盐饭，快点弄来。”廖若品叫住了正要走开的通信员交代道。

“我带的有炒面角子和饭团。”木莲说道。

“到我这里来了就是客人。”

“廖大哥，我找你有急事，我伯说山上有人逮金丝猴。”

“有人逮金丝猴？稀奇事！那猴子有胳膊有腿，贼猴精，会让人偷走？”

“人家都急死了，你还有闲心开玩笑！山上的毛猴子被人抢了。不信？你看看这个东西。”木莲搁下毛巾，从上衣荷包里掏出鹞隼传回来的牛皮纸信。

廖若品拿着牛皮纸，细细地看：“这是谁鬼画桃符，是些啥呀？”

“是我伯画的。你看，上面树上有金丝猴，树下拿枪的几个人在对着猴，你看是干什么事？上面还有一撮金丝猴的长毛。”

“偷猎金丝猴，不怕砍脑壳？胆子粗！”

“这不我忙着下山给你们报信来了。”

“廖若品，这回不能让那帮家伙溜掉了，你伯现在在哪里？”廖若品嘴里塞了三撮烟丝，慢慢地嚼。

他在山里边，这个季节大概在金猴垭上面。”

“哦！这是件头等大事，我要向支队、林区政府报告，还要和林区领导、森林公安分局的同志谋划一下，准备妥当后才能进山。”

“你们爽快点啦，你原来不是这样的，干事利利落落，现在倒婆婆妈妈，那些歹人比山里的野毛猴娃还精。”木莲的脸上铺排了红扑扑的晕色，似桃花瓣上的颜色，格外迷人。粉嫩的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鬓角边际的茸毛细发渍在了一起。她拿起毛巾，在脸盆里一浪一浪地透过水，拧干净，轻轻地擦拭脸颊、颈脖。辫丛下的脖子有如墨玉一样光洁、润滑，还有一道极为纤细的肌理纹。拭去汗水和尘土的脸上露出柔软的毳毛，显现出山乡女子特有的纯情和健康的美。

望着眼前妩媚动人的木莲，廖若品一时看走了神，词不达意地说：“我晓得，我这就去挂电话、挂电话。”

廖若品走到勤务值班室，挂通了森林公安分局刘副局长的电话：“刘副局长吗？我是武警的廖若品。”

“你好，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不是要我到你那里喝地封子酒吧？”刘副局长的话从听筒里传送过来。

“这回的酒要到山里头去喝。野猪坪的邹木莲到我这里报信，金猴垭有人盗猎金丝猴。”

“说清楚些。”

廖若品重新说了一遍。

“这事重大，我得给党委、政府报一下情况，你把小莲子，哎，款待好。嗯，不用再到我这里来，下一步怎么弄，我过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刘副局长压了电话。

把小莲子款待好？老局长话里有话透着玄机。人老心不老，啥叫款待好？

廖若品回到会议室，对等信的木莲说：“给刘副局长说了，

就是那个刘队长，和我一起到你们那里打过野猪的刘队长。怎么样办，他们要谋划好，你就放心吧。

这时，唐映泉双手颤巍巍地端着一大碗漂着油花的清汤面走了进来。

“哎，鸡蛋呢？”

“乐副班长打的溏心儿鸡蛋，在碗里面。”

“好，没你的事了。哦，等一下，你把背篓拿去，叫乐育文装30斤大米5袋子盐，记在我的账上。”

“这怎么好呢？”木莲款款地说，眼睛落在廖若品牙巴腮泛青的胡髭茬上。

“我的一点心意，以物易物算交换吧，下次你进大门，你就说你是从野猪坪来的。我在部队里面交待过，凡是从野猪坪来的人都是我的客人。”

“谁是你的客人？”木莲用一双秋水似的黑瞳，瞟了廖若品一眼。眼中一团雾水，神秘的雾，迷人的雾。

廖若品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好，不是客人，你妈还惦记着我，我可不能吃白食。”

“又不是给你一人的，别臭美好不好？”

望着廖若品皱巴巴的衣服，木莲又说：“好好的衣服也不弄抻头，多难看。”

“嘿，没人给我收拾嘛，懒得管。”廖若品的衣服新的三天，然后，就成了一团皱巴布，褶子一个连一个。衣服不出馊味儿，唐映泉不催促他，他是不会换下一身衣服的，糟蹋了板正正的马裤呢和凡尔丁。

“廖大哥，你家媳妇呢？”木莲纯真无邪地微笑着，红润润的嘴唇里露出两颗洁白的小虎牙。

“没了。”廖若品神情黯淡，一脸苦瓜相。

“没了？”回声温婉。

“有媳妇也不能带到部队里来。”

好端端的人会没了，咋就会没了呢？木莲没多问，似乎觉得再问也是多余。她嘴角微微抿了一下，目光异样地瞟了瞟廖若品。各人有各人的家务事，她不经意地揉捏起胸前的辫梢。

“没了就是翘辫子了，翘辫子就是没了。”

唐映泉把乐育文送来的大米、精盐装进背篓，见他俩说话，很快退了出去。木莲提上青竹背篓，要离开中队。

“你……木莲，你不到石头城里到处走走？我陪你。”廖若品大脑深处荡漾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每根神经都在抖动，有团神秘的火焰在他身上烈烈地燃烧。怪事！这种感觉只有往日和老屋的榴榴在一起过日子时才有。他希望木莲再问些话。

木莲嗤嗤地笑：“才不和你一起看什么石头呢，我得回去给我伯报个信，免得他在山上着急上火，我在家里等你们来。”木莲的眼光没有离开那些参差不齐的胡髭茬。

“好吧，好吧，我们准备妥当后马上进山。留你也留不住，路上小心毛狗子。”

没有理由留别人，况且是个长辫子的大姑娘。

“我才不怕毛狗子呢。”长长的眼睫毛遮住了木莲那双秋水似的黑瞳，缕缕雾气从眼线中泻出。粗长油黑的辫子那么娇娇一甩，圆润的肩头那么柔柔一闪，手里的青竹背篓就飞上了细柔的腰身，勒紧的腰围毕显女性特有的曲线和胸脯上神秘、挺拔的圣山。

“廖大哥，你多劳神费力，我就走了喔！”声音甜美醉人，充满野性的脸庞上露出俏丽的笑靥。

“走吧！”廖若品闻得出木莲头上散发出的浓烈的青油揉熟了的醇香气味，顿觉心里空得慌。

午后，雨已过，阳光炫人眼目。

廖若品将木莲送到大门口。